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空同集卷三十六

明 李夢陽 撰

七言絶句

諸將八首

穆張亦是梟雄將膠柱談兵實可憐力屈殺身同一地喪師辱國在今年

其二

諸將才猷豈盡奇大都力戰各乘時黄毛近怕莊游擊黑面休誇李太師

其三

聞說當時掃地王威名朔漠陣堂堂自稱大將張旗鼓首控驊騮出戰場

其四

但富黄金與白珠登壇擁衆鎮邊隅即使勉攀貂玉貴終然不類將門趨

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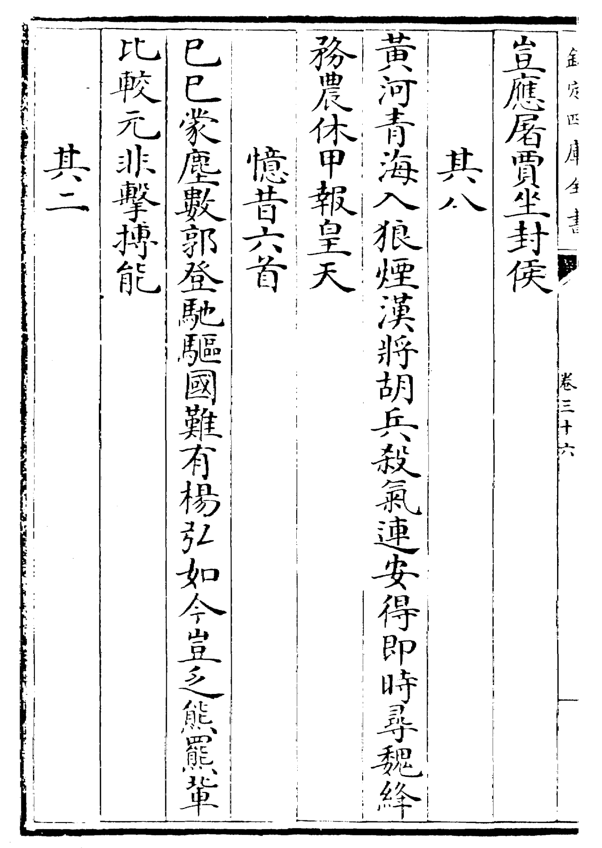
國公承襲惟紈袴侯伯雖多大抵同舊典此中掄大將平江英保是元戎

其六

紫塞長城萬古悲塹山還復見今時膘奴秖益輕專制老耄何堪銳出師

其七

天下軍儲盡海頭材官郡國徧防秋若道成功無造偽



豈應屠賈坐封侯

其八

黄河青海入狼煙漢將胡兵殺氣連安得即時尋魏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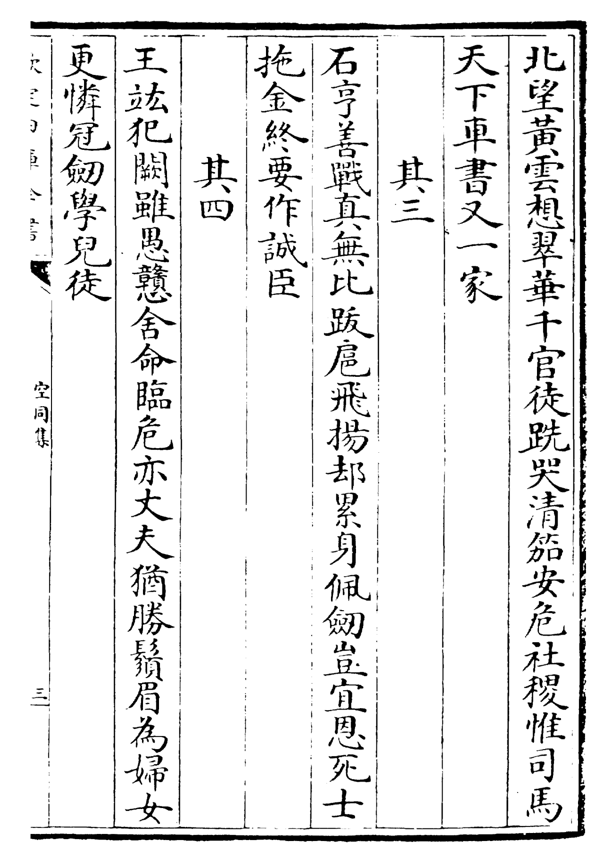
務農休甲報皇天

憶昔六首

巳巳蒙塵數郭登馳驅國難有楊弘如今豈乏熊羆輩

比較元非擊搏能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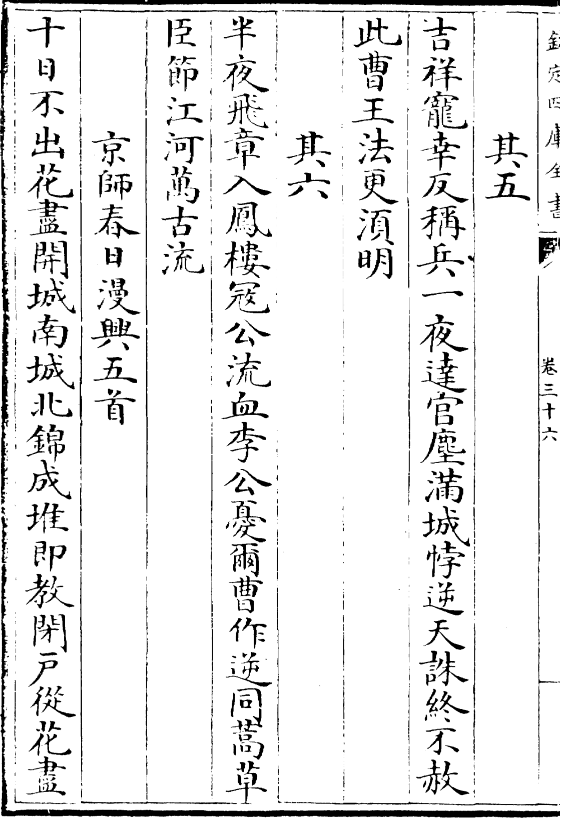
北望黄雲想翠華千官徒跣哭清笳安危社稷惟司馬
天下車書又一家

其三

石亭善戰眞無比跋扈飛揚郄累身佩劒豈宜愚死士
拖金終要作誠臣

其四

王竑犯闕雖愚戇舍命臨危亦丈夫猶勝鬚眉為婦女
更憐冠劒學兒徒



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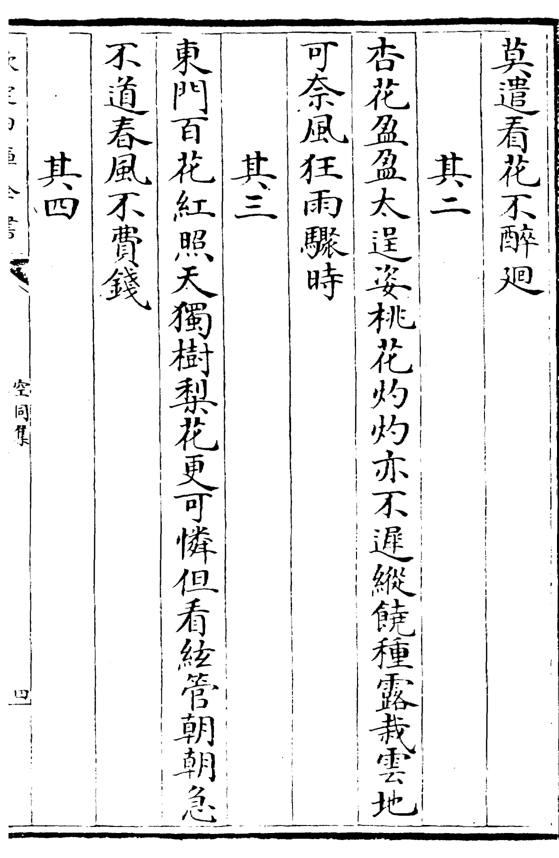
吉祥寵幸反稱兵一夜達官塵滿城悖逆天誅終不赦此曹王法更須明

其六

半夜飛章入鳳樓冠公流血李公憂爾曹作逆同蒿草臣節江河萬古流

京師春日漫興五首

十日不出花盡開城南城北錦成堆即教閑戸從花盡



莫遣看花不醉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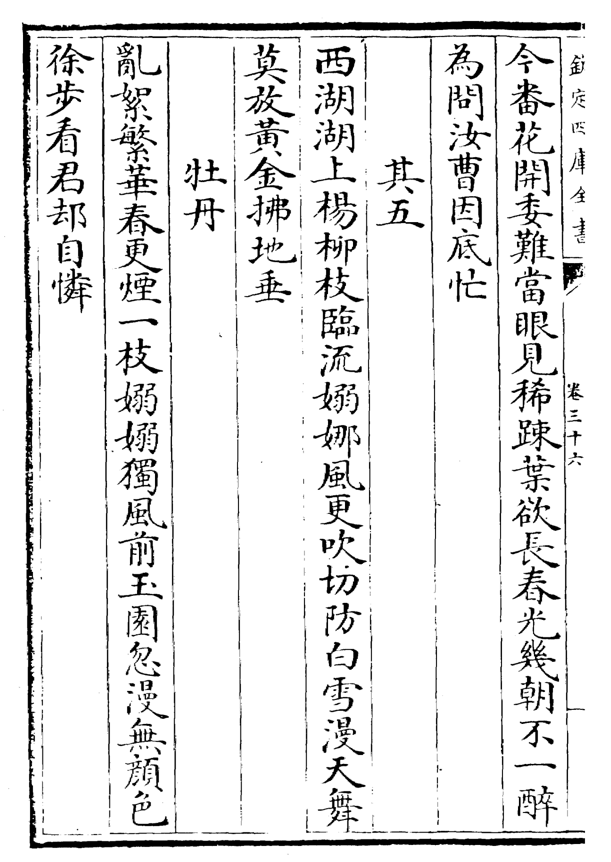
其二

杏花盈盈太逞姿桃花灼灼亦不遲縱饒種露裁雲地
可奈風狂雨驟時

其三

東門百花紅照天獨樹梨花更可憐但看絲管朝朝急
不道春風不費錢

其四



今番花開委難當眼見稀踈葉欲長春光幾朝不一醉
為問汝曹因底忙

其五

西湖湖上楊柳枝臨流嫋娜風更吹切防白雪漫天舞
莫放黃金拂地垂

牡丹

亂絮繁華春更煙一枝嫋嫋獨風前玉園忽漫無顏色
徐步看君却自憐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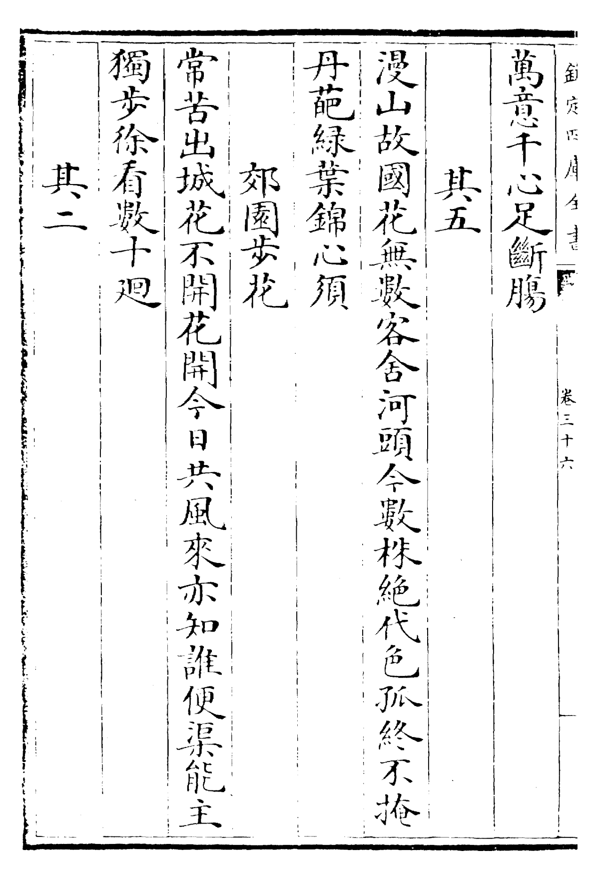
若使姚黃無魏紫孰容傾國復傾城接枝一任令人笑不墜花王萬古名

其三

莫道清平調獨狂牡丹原不與昭陽後來亦是先花葉誰醉君王玉笛傍

其四

秦地洛陽俱寂寞圃開周國復天香童時及見流傳譜



萬意千心足斷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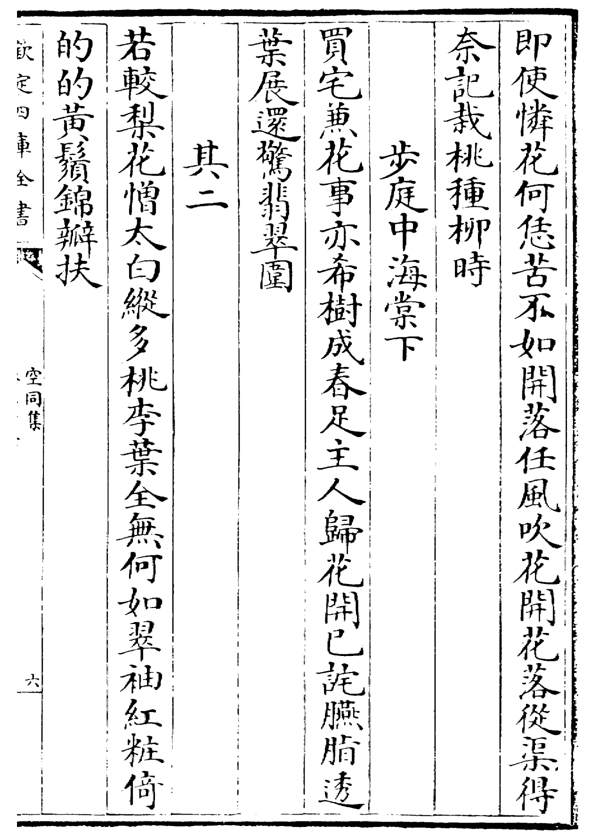
其五

漫山故國花無數客舍河頭今數株絕代色孤終不掩丹葩綠葉錦心須

郊園步花

常苦出城花不開花開今日共風來亦知誰便渠能主獨步徐看數十廻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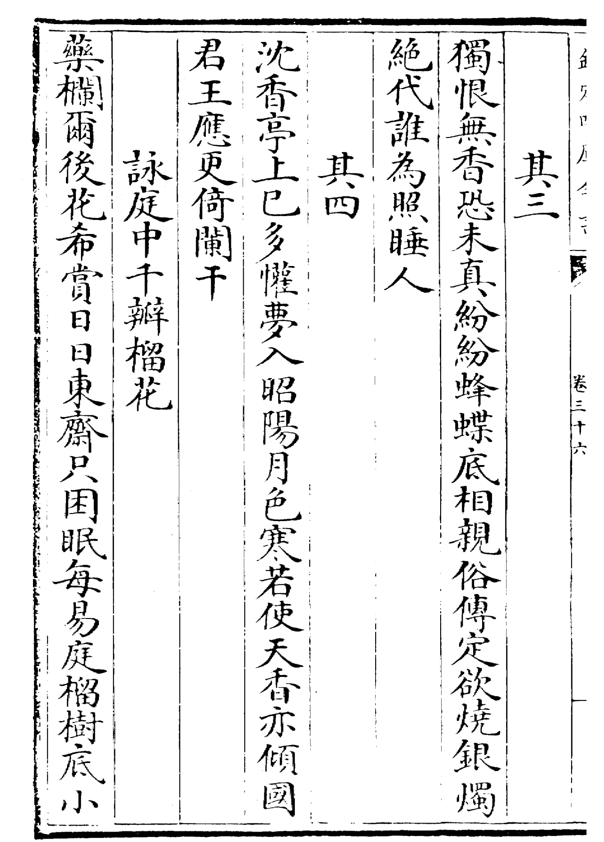

即使憐花何恁苦不如開落任風吹花開花落從渠得
奈記栽桃種柳時

步庭中海棠下

買宅兼花事亦希樹成春足主人歸花開已訖臙脂透
葉展還驚翡翠園

其二

若較梨花憎太白縱多桃李葉全無何如翠袖紅粧倚
的的黄鬚錦瓣扶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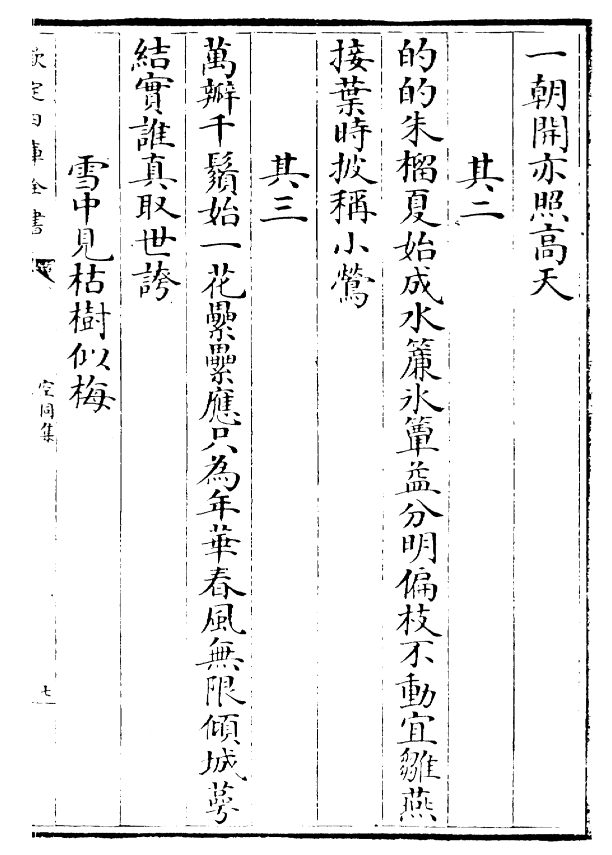
獨恨無香恐未真紛紛蜂蝶底相親俗傳定欲燒銀燭絶代誰為照睡人

其四

沈香亭上已多憔夢入昭陽月色寒若使天香亦傾國君王應更倚闌干

詠庭中千瓣榴花

藥欄爾後花希賞日日東齋只困眠每易庭榴樹底小



一朝開亦照高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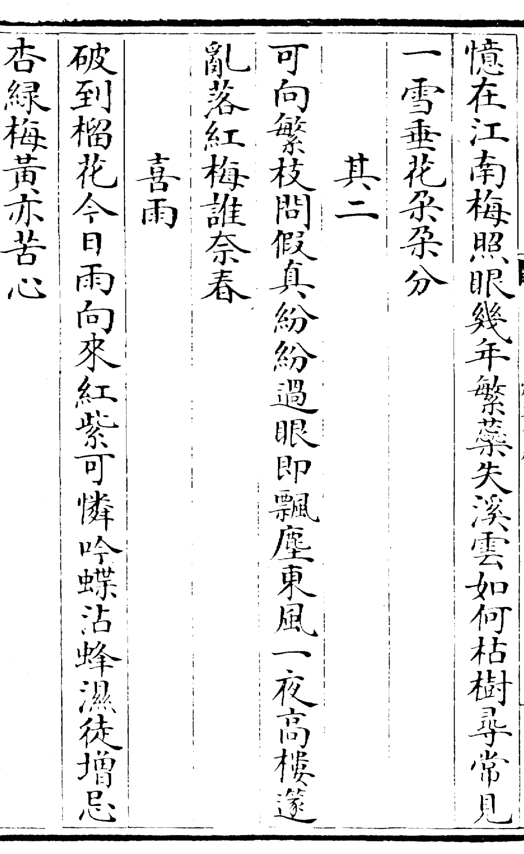
其二

的的朱榴夏始成水簾氷簟盎分明偏枝不動宜雛燕接葉時披稱小鶯

其三

萬瓣千鬚始一花纍纍應只為年華春風無限傾城夢結實誰真取世誇

雪中見枯樹似梅



憶在江南梅照眼幾年繁蘂失溪雲如何枯樹尋常見一雪垂花朶朶分

其二

可向繁枝問假真紛紛過眼即飄塵東風一夜高樓遂亂落紅梅誰奈春

喜雨

破到榴花今日雨向來紅紫可憐吟蝶沾蜂濕徒增恩杏緑梅黄亦苦心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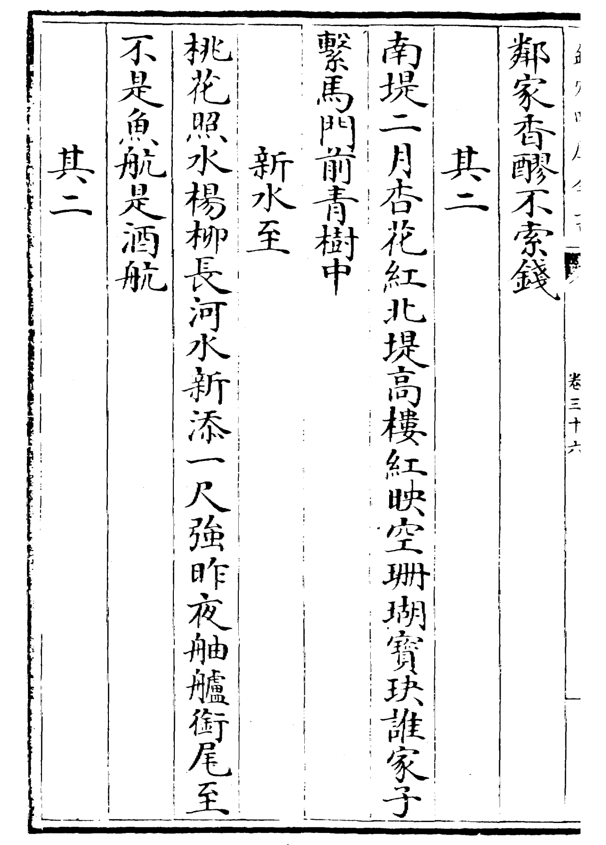
二麥臨河半欲黄一夜生長誰禁當揮鋤荷笠能辭苦浪潑雲翻處爾忙

其三

水鈌沙乾燕只忙交交鶯羽閃無光今辰底恁穿楊急拍拍銜泥向我堂

夷門曲

黄河岸頭多客船大堤小提楊柳煙獨樹花開特造次



鄰家沓醪不索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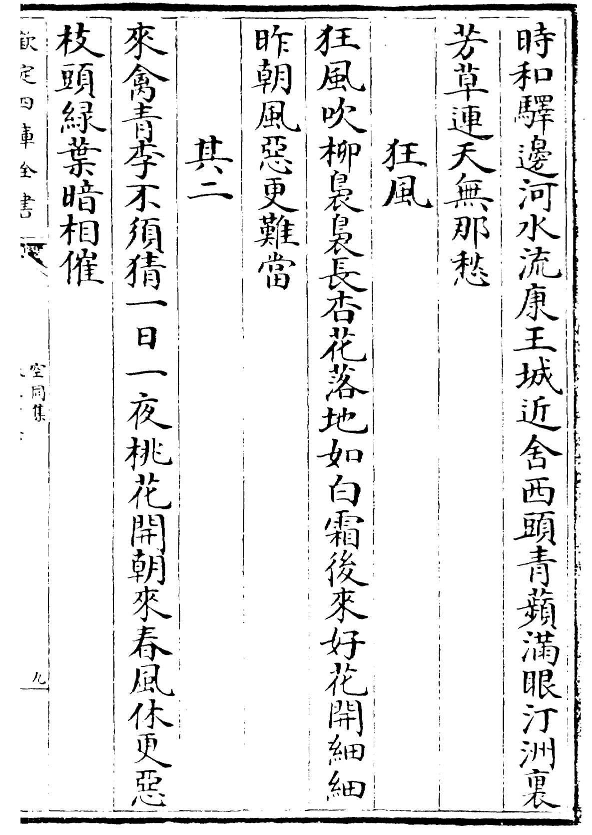
其二

南堤二月杏花紅北堤高樓紅映空珊瑚寶玦誰家子繫馬門前青樹中

新水至

桃花照水楊柳長河水新添一尺強昨夜舳艫銜尾至不是魚航是酒航

其二



時和驛邊河水流康王城近舍西頭青蘋滿眼汀洲裏芳草連天無那愁

狂風

狂風吹柳裊裊長杏花落地如白霜後來好花開細細昨朝風惡更難當

其二

來禽青李不須猜一日一夜桃花開朝來春風休更惡枝頭緑葉暗相催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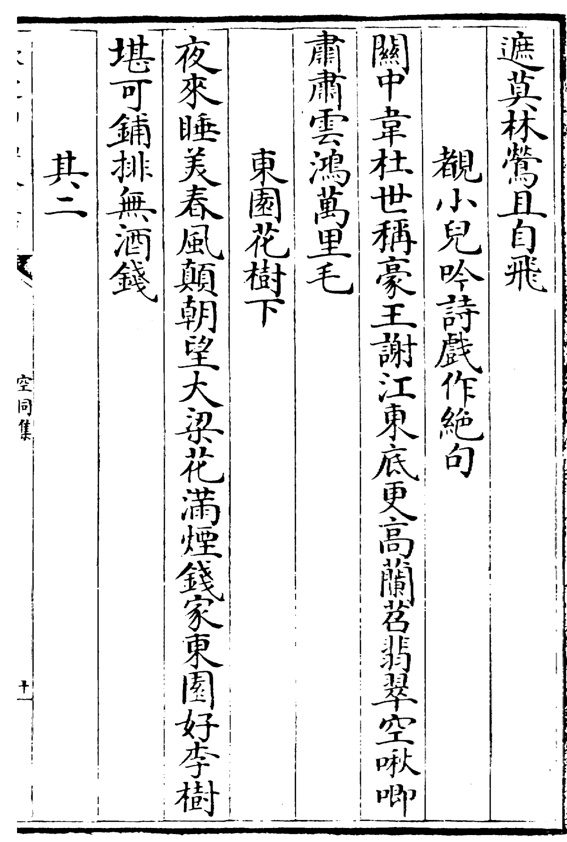
新築茅齋近北堂喜有楊柳千尺長不爭一朝風折盡赤日炎天何處凉

河上

河上昨宵風勢惡狂花不敢更高飛農夫日望甘霖至估客深愁逆浪歸

雜詠

春盡梁園花不稀隨風片片坐人衣丁寧百舌渾休語



遮莫林鶯且自飛

覩小兒吟詩戲作絶句

關中韋杜世稱豪王謝江東底更高蘭茗翡翠空啾唧

肅肅雲鴻萬里毛

東園花樹下

夜來睡美春風顛朝望大梁花滿煙錢家東園好李樹

堪可鋪排無酒錢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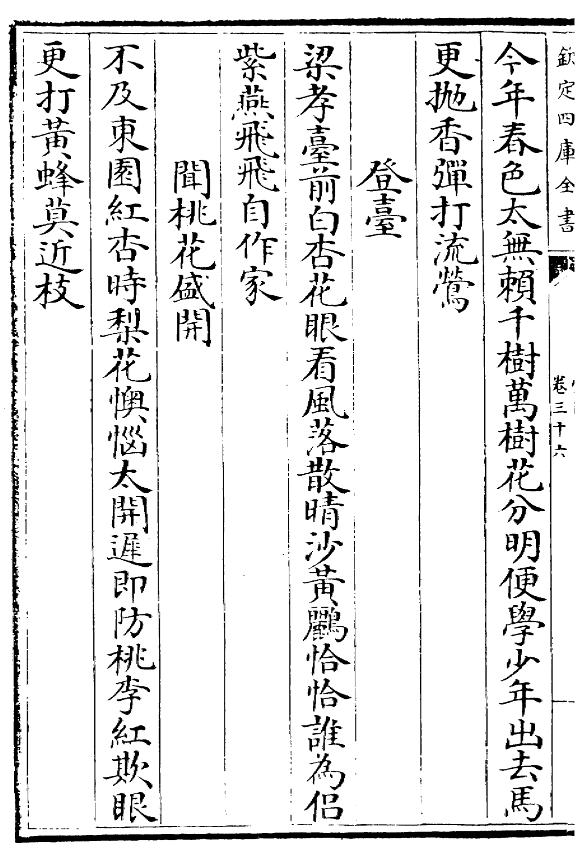
今年春色太無頼千樹萬樹花分明便學少年出去馬
更拋香彈打流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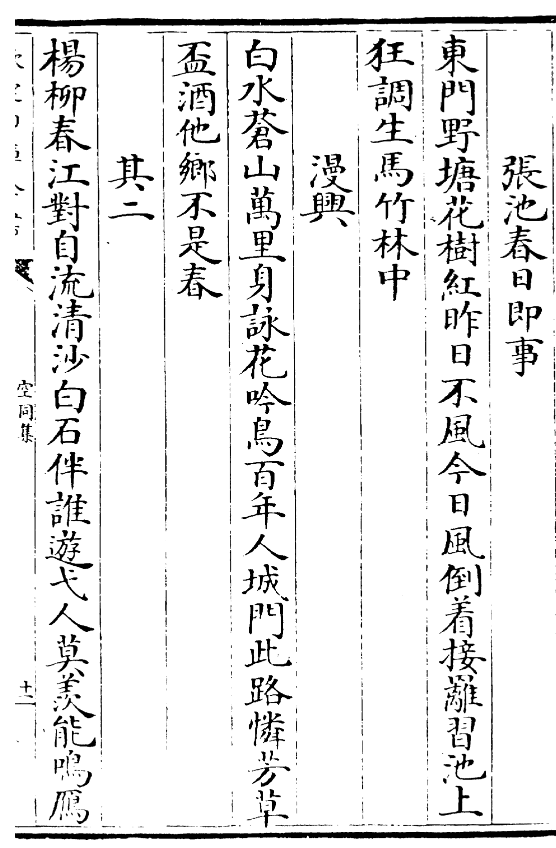
登臺

梁孝臺前白杏花眼看風落散晴沙黃鸝恰恰誰為侶
紫燕飛飛自作家

聞桃花盛開

不及東園紅杏時梨花懊惱太開遲即防桃李紅欺眼
更打黃蜂莫近枝





張池春日即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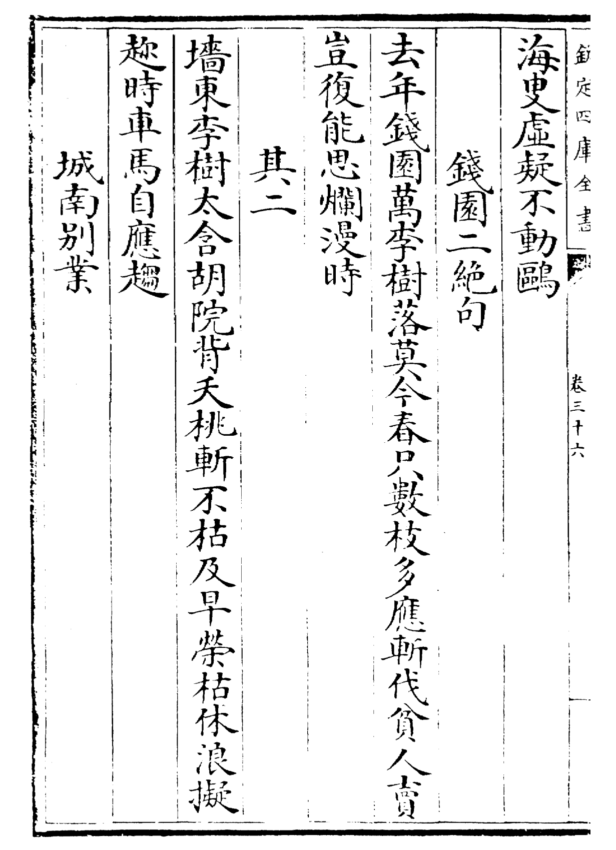
東門野塘花樹紅昨日不風今日風倒着接䍦習池上狂調生馬竹林中

漫興

白水蒼山萬里身詠花吟鳥百年人城門此路憐芳草盃酒他鄉不是春

其二

楊柳春江對自流清沙白石伴誰遊弋人莫羨能鳴鴈



海叟虛疑不動鷗

錢園二絶句

去年錢園萬李樹落莫今春只數枝多應斬伐貧人賣

豈復能思爛漫時

其二

墻東李樹太含胡院背夭桃斬不枯及早榮枯休浪擬

趣時車馬自應趨

城南别業

傍塹沿堤二里餘柳墻茅屋此成居浣花便擬吾何忝
獨愧窮愁懶著書

春日豫章雜詩十首

東角樓東寒食日吾家海棠雙樹花忽憶花開吾在此
豫章寒食獨思家

其二

亂蘗濃花今有無舊趨北闕憶西湖垂楊晝鷁金鞍戲
三月煙花滿上都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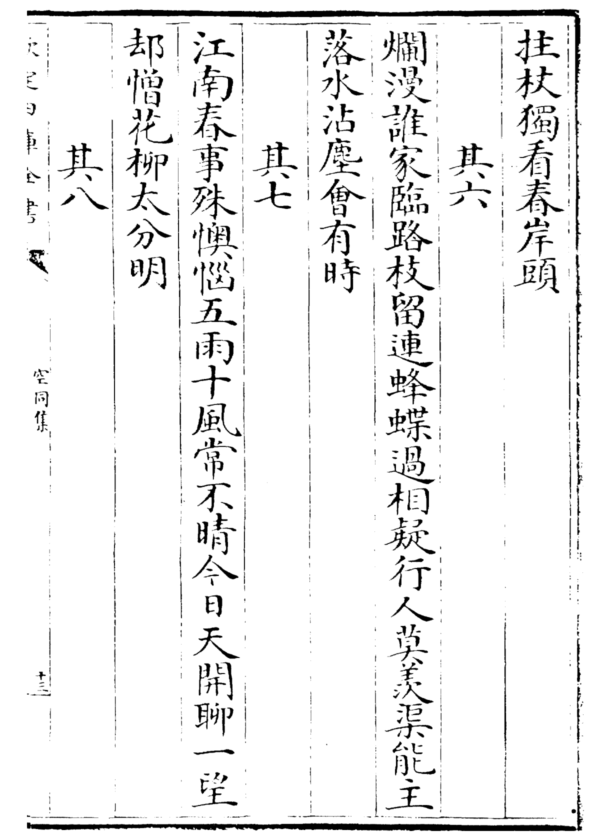
每愛高樓畏獨來非闗筋力怕徘徊江頭無限桃花樹恰到來時滿眼開

其四

江花照水兩三枝弄日呑煙是爾時不應春風與作意掛斷低空百尺絲

其五

東湖鸂鶒有幾歲踏浪爭花何恁遊可憐汝輩異情性



拄杖獨看春岸頭

其六

爛漫誰家臨路枝留連蜂蝶過相疑行人莫羨渠能主
落水沾塵會有時

其七

江南春事殊懊惱五雨十風常不晴今日天開聊一望
却憎花柳太分明

其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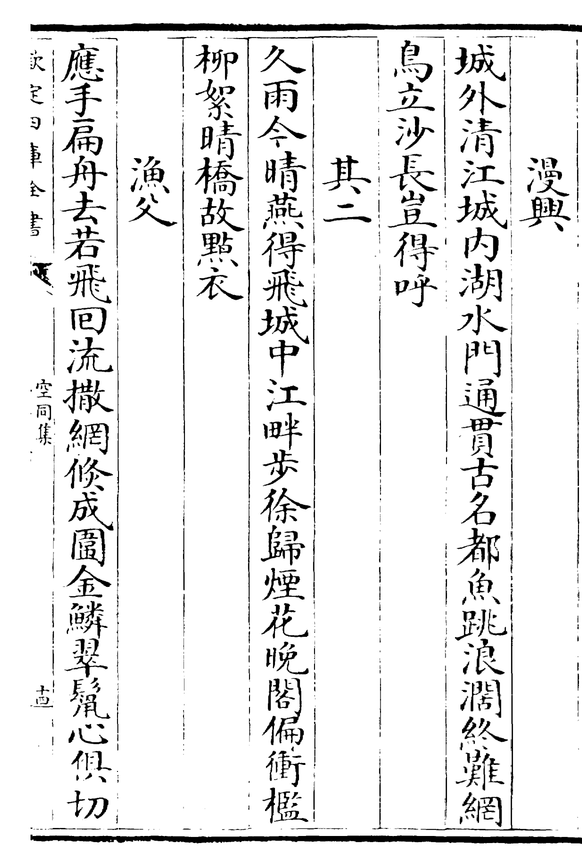
江北每嗔花不早清明出郭始芳菲可道江西渾不冷清明桃杏亦初飛

其九

樹頭春鳥苦喧聒欲打還留催好春院裏八哥何事者羣翔緩步不知人

其十

苦吟實是被花惱今日携壺何處傾鳳凰洲前好楊柳弄日鳴艎遮莫行



漫興

城外清江城内湖水門通貫古名都魚跳浪濶絲難網鳥立沙長豈得呼

其二

久雨今晴燕得飛城中江畔步徐歸煙花晚閣偏銜檻柳絮晴橋故點衣

漁父

應手扁舟去若飛回流撒網倏成圓金鱗翠鬣心俱切

得意誰先蕩槳歸

新買東莊賓友携酒往看十絶句

芳園垂老慚為主門巷開除即是家不知櫻樹春能早便把櫻花作杏花

其二

園芳細認紛無數太半朱英間碧林搴蕋弄枝惟恨晚對花誰記種花心

其三

年來好事推劉四酒興花情老獨濃最喜能移山茉莉所嗟猶欠木芙蓉

其四

黃鸝故囀千頭柳白蝶能穿百結花敢道墻榆渾不用新巢樹樹可慈鴉

其五

今春自買城東園暇即郊行不憚煩不應對客誇林竹日月柴門有駐軒

其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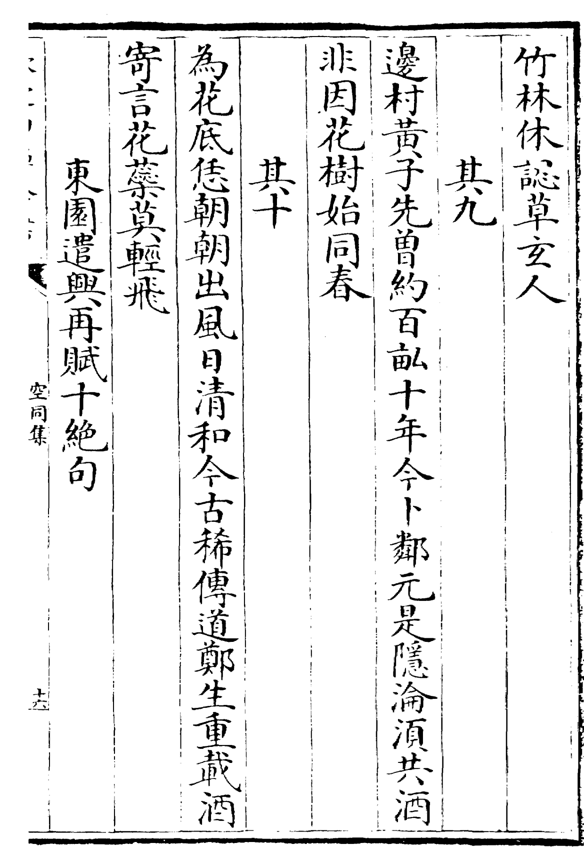
買地無園巳自饒來游況是百花朝細看却怪林間笋迸檻穿籬只恁驕

其七

靜處亭亭竹萬竿秉煙濡露不曾寒多栽要識前人意秀色憑渠雪後看

其八

鮑子知我遠載酒鄭生騎驢獨踏春灞上孰如彭澤柳


竹林休認草玄人

其九

邊村黄子先曽約百畆十年今卜鄰元是隱淪須共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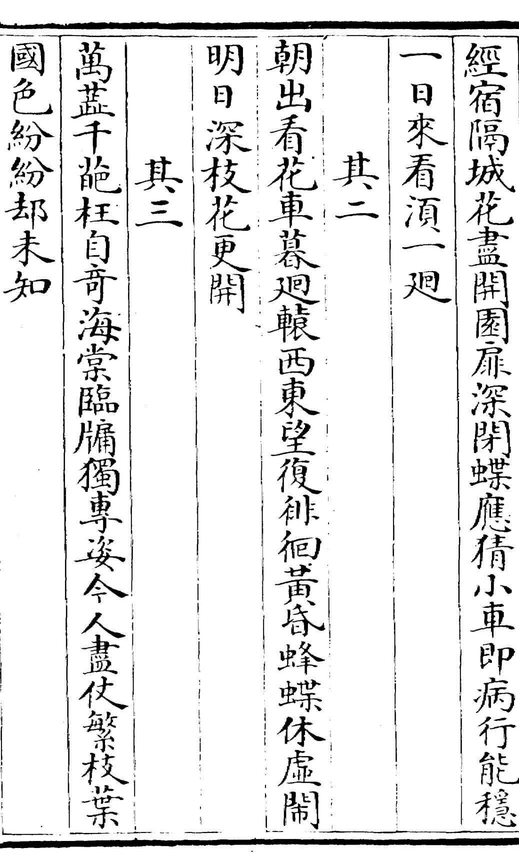
非因花樹始同春

其十

為花底恁朝朝出風日清和今古稀傳道鄭生重載酒

寄言花蘂莫輕飛

東園遣興再賦十絶句



經宿隔城花盡開園扉深閉蝶應猜小車即病行能穩一日來看須一廻

其二

朝出看花車暮廻輾西東望復徘徊黃昏蜂蝶休虛鬧明日深枝花更開

其三

萬蕋千葩枉自奇海棠臨牖獨專姿今人盡仗繁枝葉國色紛紛却未知

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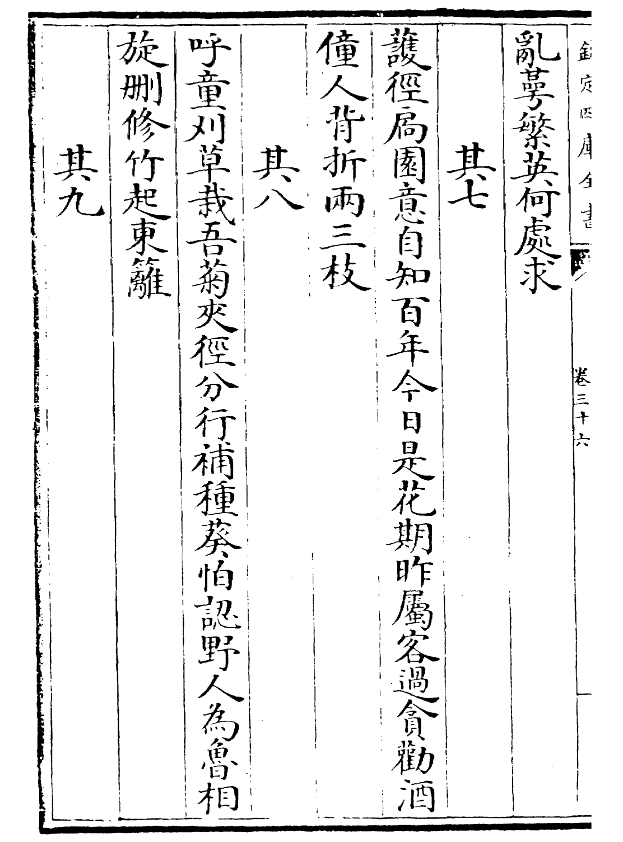
百花叢裏一茅堂獨坐時傳百和香隔簾誰放游蜂入撲酒銜琹特恁狂

其五

分行種樹非無意薙穢薅煩亦用情何事草蒿欺便得芊芊滿地不知名

其六

舊種丁香間石榴花時榴葉未曾抽試看赤艶傾陽日



亂蕚繁英何處求

其七

護徑扃園意自知百年今日是花期昨屬客過遑負勸酒
僮人背折兩三枝

其八

呼童刈草栽吾菊夾徑分行補種葵怕認野人為魯相
旋删修竹起東籬

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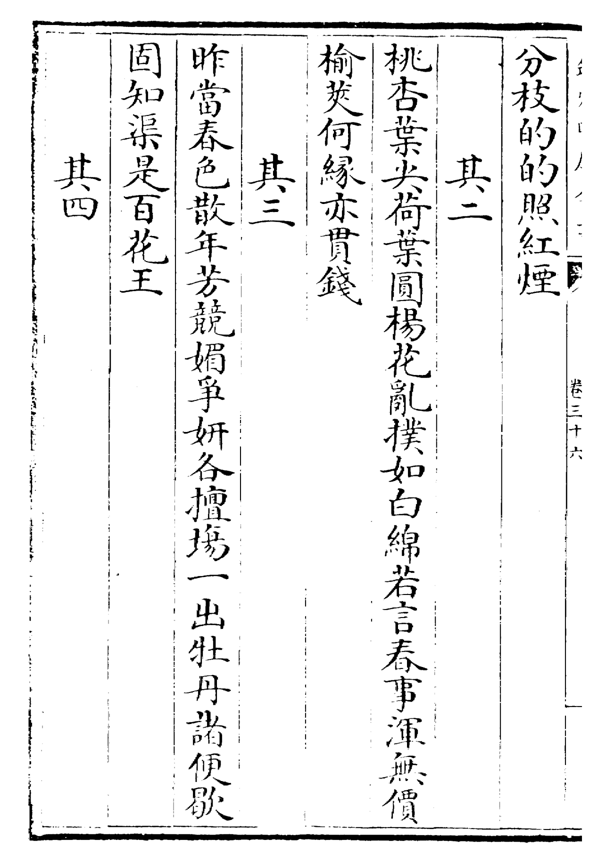
人生無求心自寛酒香花明身幸安忘憂豈啻憑萱草蠲忿何勞問合懽

其十

吾園亦在東門外昨日清明手種瓜不信邵平能五色吾園兼有武陵花

痔不可車旬日乃造於東園春葩向殘夏英欲起慨焉動於老懐再賦絶句十首

鮑歸昨誇百結勝惜我病阻孤春妍豈謂今開兩荆樹



分枝的的照紅煙

其二

桃杏葉尖荷葉圓楊花亂撲如白綿若言春事渾無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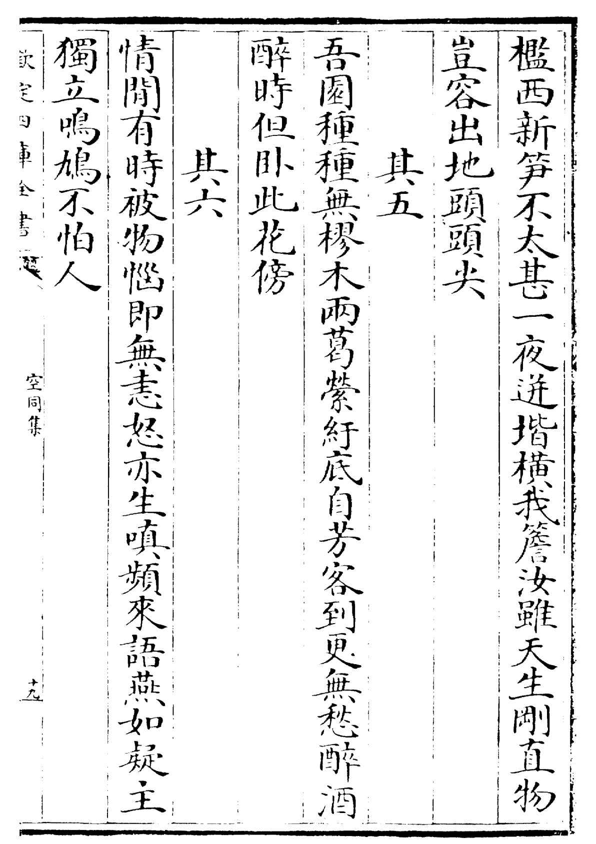
榆莢何緣亦貫錢

其三

昨當春色散年芳競媚爭妍各擅場一出牡丹諸便歇

固知渠是百花王

其四



檻西新笋不太甚一夜迸揩横我簷汝雖天生剛直物
豈容出地頭頭尖

其五

吾園種種無樛木兩葛縈紆底自芳客到更無愁醉酒
醉時但卧此花傍

其六

情閒有時被物惱即無恚怒亦生嗔頻來語燕如疑主
獨立鳴鳩不怕人

其七

為園偏種閒花草我亦移松無處栽深山瑟瑟誰知汝可惜淩雲聳壑材

其八

亦知盆沼非源水試放魚苗喜即成敢說寸鱗無變化呴花吹絮已橫行

其九

花時酒客圝花坐今日紅稀客不看即使盛衰遵物理

何須反覆似波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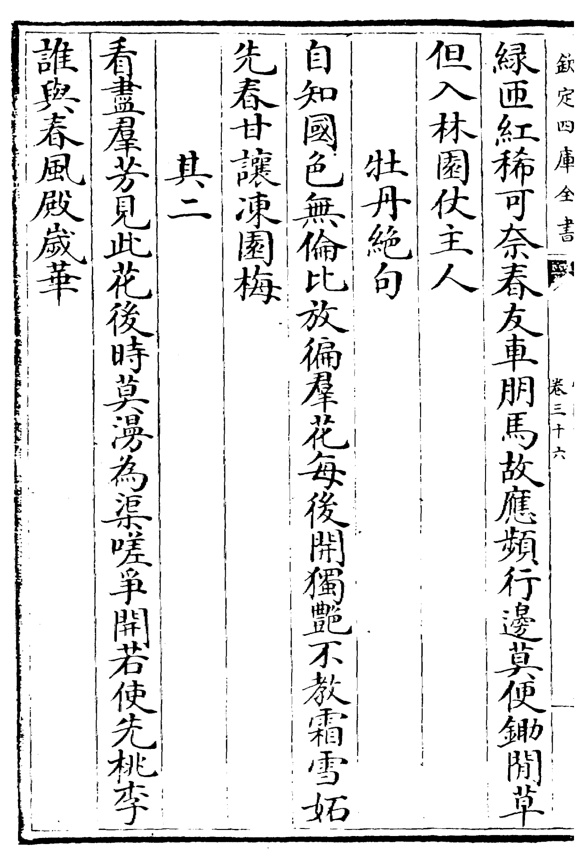
其十

萬竿美竹修修翠愛此朝朝坐竹中困酒實應慚阮老揮絃聊竊比嵇公

東園漫興之作

大麥初黄小麥齊櫻桃半熟壓枝低先生皁帽何爲者白首看花日每西

客有欲除我東園草者詩以止之



緑匝紅稀可奈春友車朋馬故應頻行邊莫便鋤閒草
但入林園仗主人

牡丹絶句

自知國色無倫比放徧羣花每後開獨艷不教霜雪妬
先春甘讓凍園梅

其二

看盡羣芳見此花後時莫漫為渠嗟爭開若使先桃李
誰與春風殿歲華

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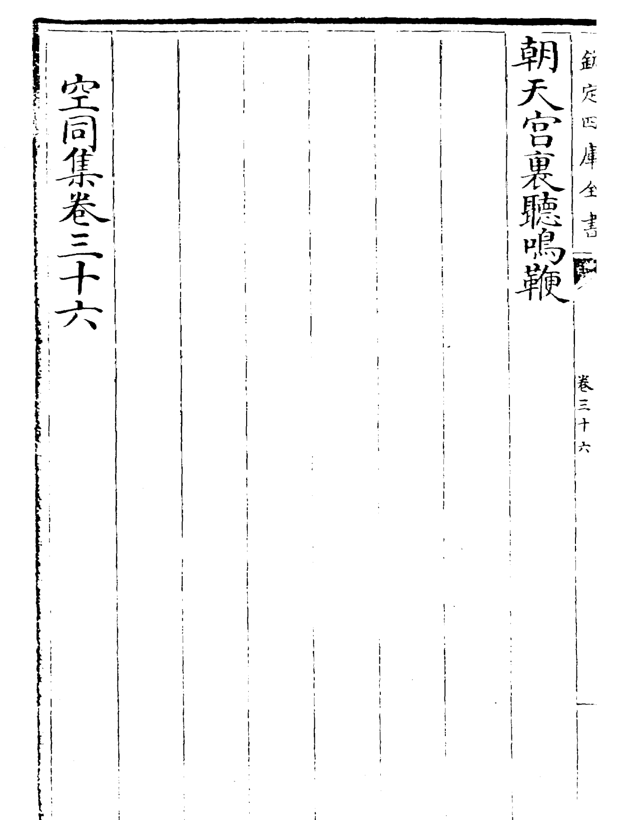
萬里西風過鴈時緑雲玄玉影參差酒醒試取冰丸嚼不説天南有荔枝

除前五更聞習儀鼓角感而有作

蒼龍闕動朝元日玉笋班齊舞蹈時枕上忽傳新鼓角眼中如閃舊旌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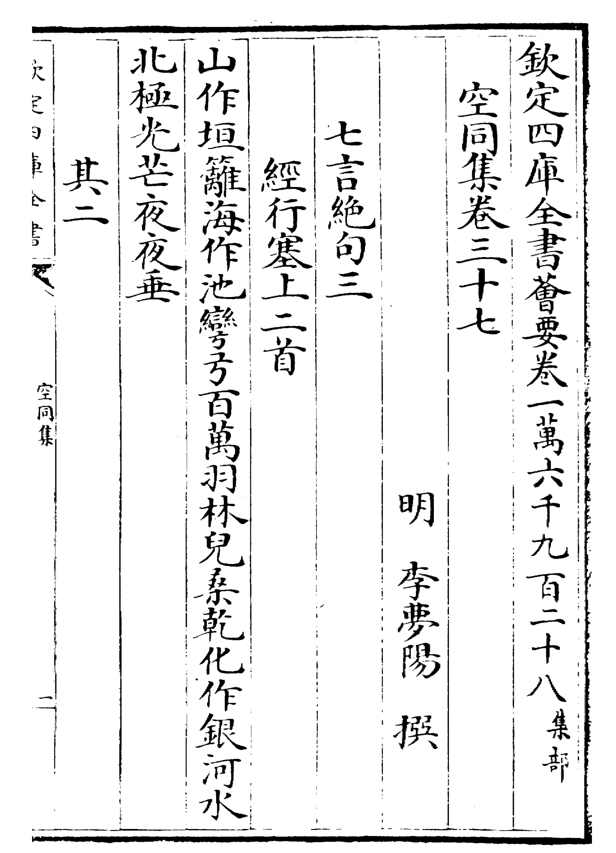
其二

兩朝舊是含香吏豹隱俄驚二十年猶記習儀端笏地



朝天宫裏聽鳴鞭

空同集卷三十六



空同集卷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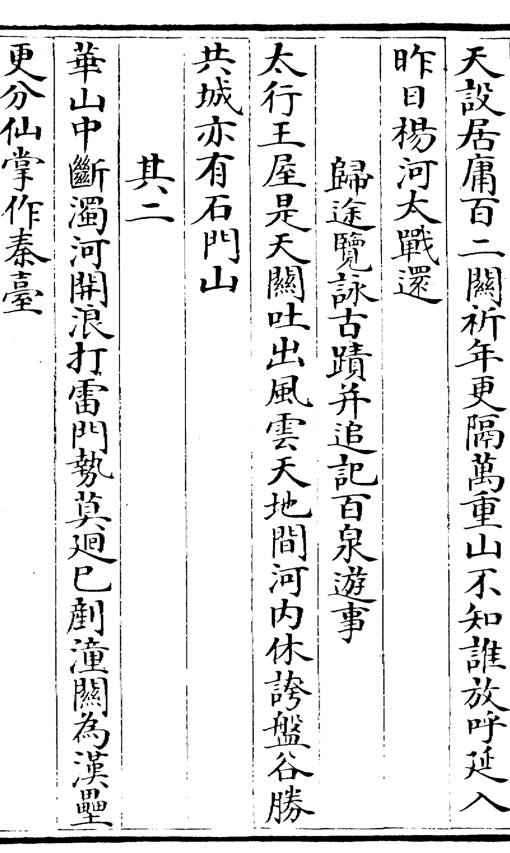
明 李夢陽 撰

七言絶句三

經行塞上二首

山作垣籬海作池彎弓百萬羽林兒桑乾化作銀河水北極光芒夜夜垂

其二



天設居庸百二關祈年更隔萬重山不知誰放呼延入昨日楊河太戰還

歸途覽詠古蹟并追記百泉遊事

太行王屋是天關吐出風雲天地間河内休誇盤谷勝共城亦有石門山

其二

華山中斷濁河開浪打雷門勢莫迴已劃潼關為漢壘更分仙掌作秦臺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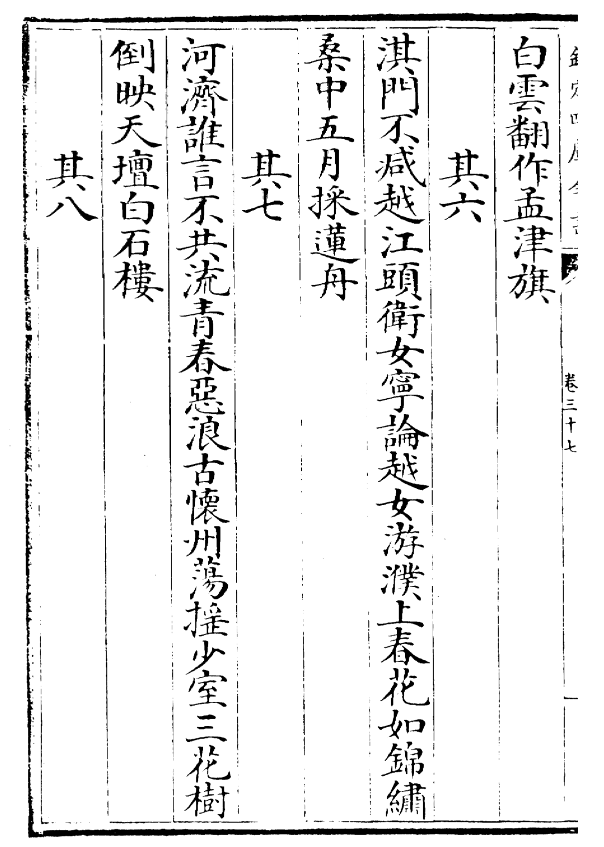
雷首千峰錦削成蛇盤千里翠雲生即從北岳分胡去便壓遼陽跨海行

其四

西山西望自堪愁耐可源泉向北流不見玉臺歌舞處可憐昔日帝王州

其五

昔日武王東閱師龍爭虎鬬至今悲漂血化為商地水



白雲翻作孟津旗

其六

淇門不减越江頭衛女寧論越女游濮上春花如錦繡

桑中五月採蓮舟

其七

河濟誰言不共流青春惡浪古懷州蕩搖少室三花樹

倒映天壇白石樓

其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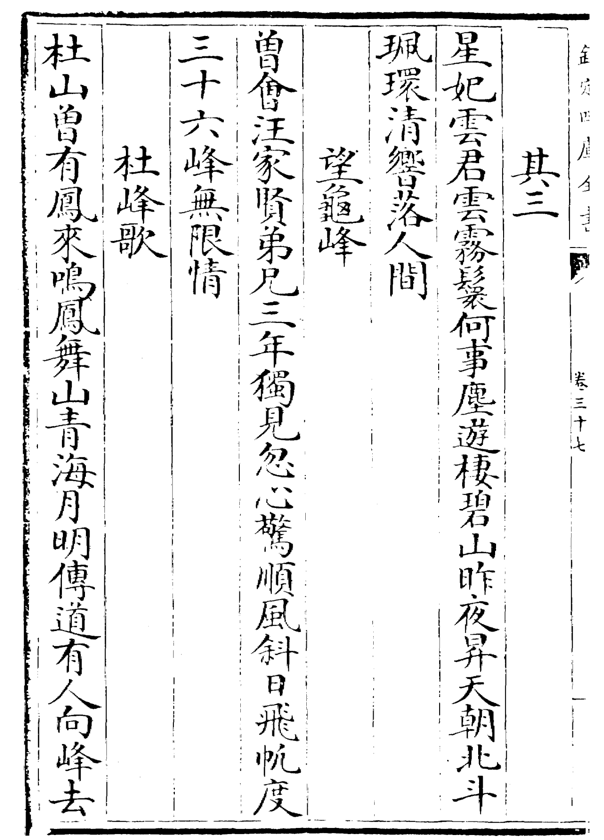
臯臯丹崖倒碧石松懸泉一道挂飛龍閑磨石鏡鷩山鳥映出青天對雪峰

望上清山

赤城龍虎紫雲盤白石樓臺北斗壇閒道仙床啼玉女欲從何處問金丹

其二

碧山新起赤霞宫玉帶真人曉御風金檢奏囘天一笑九霄來往鶴如虹



其三

星妃雲君雲霧鬟何事塵遊棲碧山昨夜昇天朝北斗
珮環清響落人間

望龜峰

曽會汪家賢弟兄三年獨見忽心驚順風斜日飛帆度
三十六峰無限情

杜峰歌

杜山曽有鳯來鳴鳯舞山青海月明傳道有人向峰去

九天風散玉簫聲

舟次石頭口

窻開面面水風微五月江空冷照衣此艇果如天上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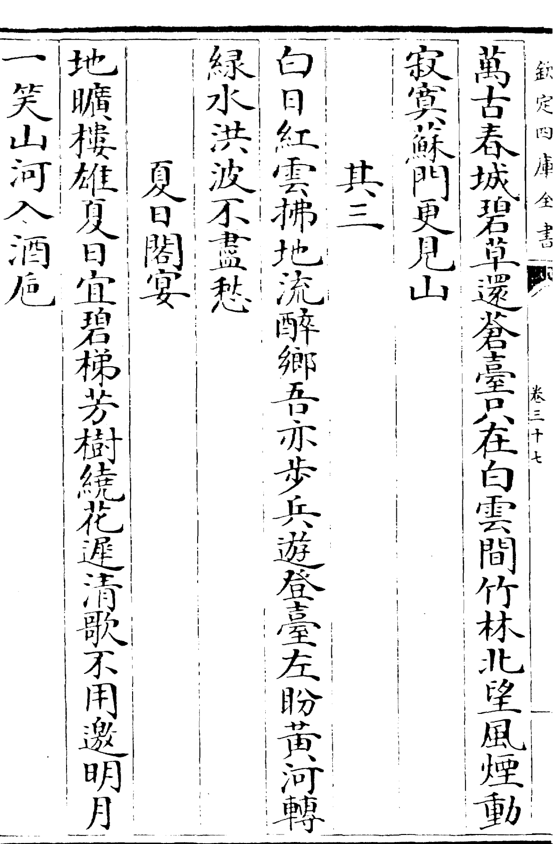
茶煙化作綵雲飛

登嘯臺

陽翟看山二月迴蓬池登嘯九天開晚立長風搖海色

東西日月照孤臺

其二



萬古春城碧草還蒼臺只在白雲間竹林北望風煙動寂寞蘇門更見山

其三

白日紅雲拂地流醉鄉吾亦步兵遊登臺左盼黃河轉綠水洪波不盡愁

夏日閣宴

地曠樓雄夏日宜碧梯芳樹繞花遲清歌不用邀明月一笑山河入酒卮

春日丘翁同遊三山之陂返酌天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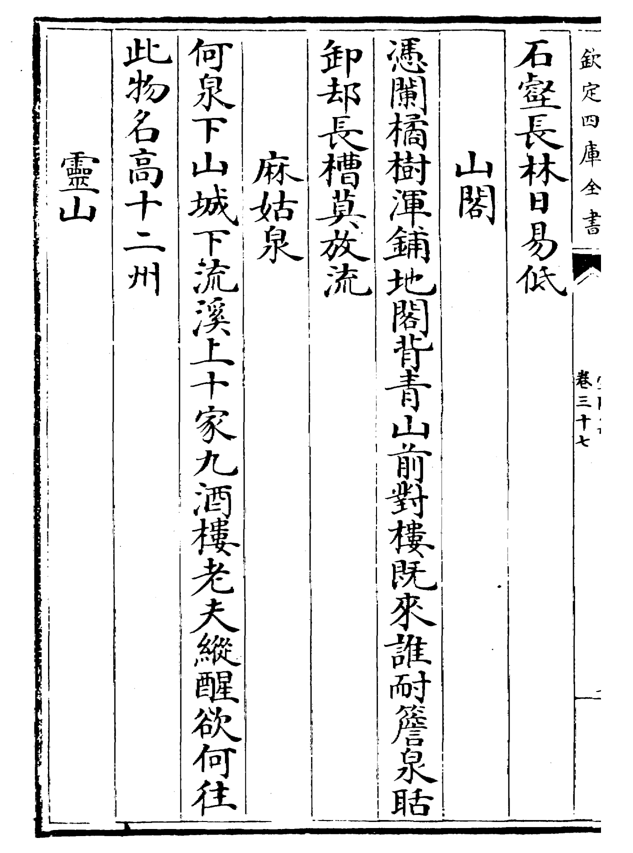
崔嵬艮岳他年笑寂寞三山後代思湖色春光淨滿眼古城風暮幾人悲

其二

一樹穠花白雪繁紛紛落地竟何言眼底風光不須恨相期且醉給孤園

太平寺

曾在東林思虎溪太平徒在玉淵西孰能筋力長攀陟



石埪長林日易低

山閣

憑闌橘樹渾鋪地閣背青山前對樓既來誰耐簷泉聒

鉬却長槽莫放流

麻姑泉

何泉下山城下流溪上十家九酒樓老夫縱醒欲何往

此物名高十二州

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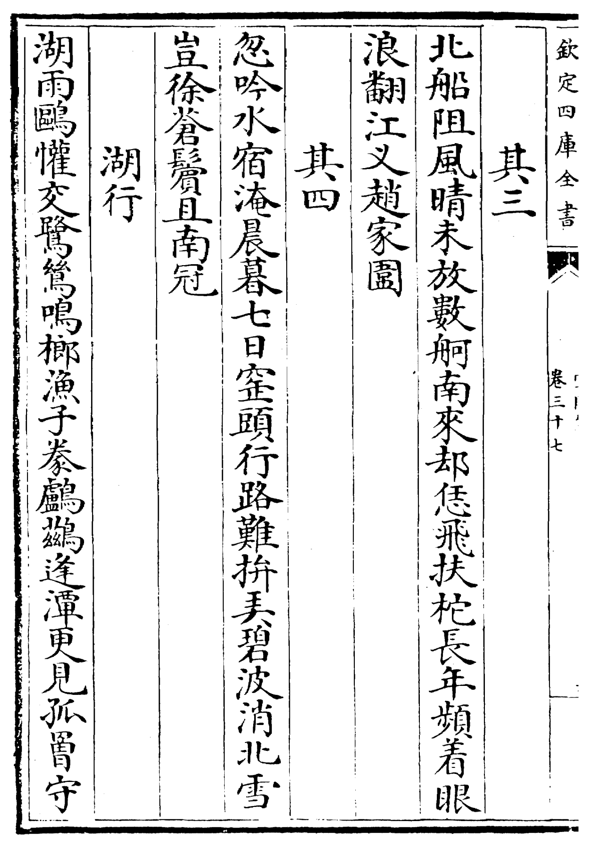
實欲看山霧不開幾層仙掌似蓮臺未應華岳君能比可詫予因望國來

徐汊即事

窐頭江水又江頭捩柁拋綸雨不休鎖眉漫相誇捉手蛟龍局淺豈渠遊

其二

桃花潭前雪妟姿楊柳灘頭柳不遲着心蝦蟆章江出章江只解産鸕鷀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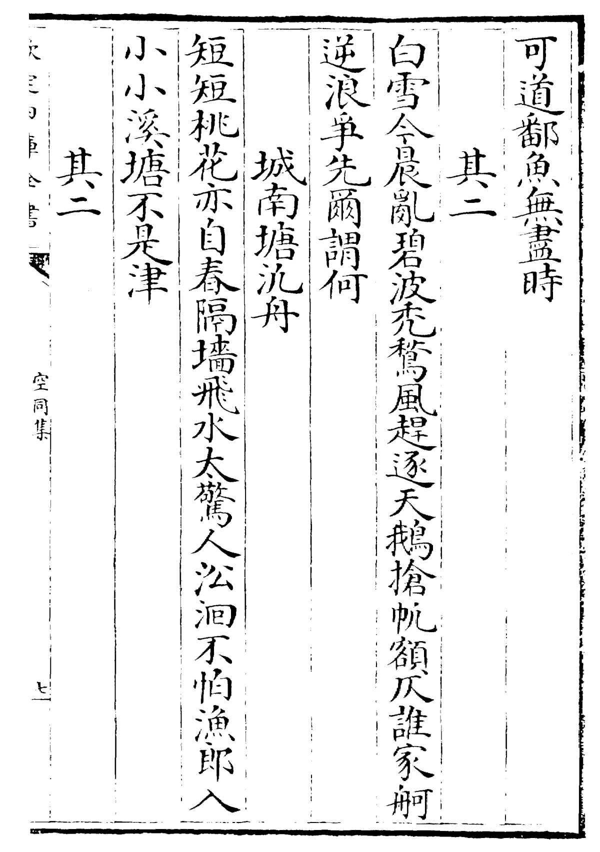
北船阻風晴未放數舸南來都恁飛扶柁長年頻着眼浪翻江又趙家園

其四

忽吟水宿淹晨暮七日窪頭行路難拚美碧波消北雪豈徐蒼鬢且南冠

湖行

湖雨鷗懽交鷺鴛鳴榔漁子豢鸕鷀逢潭更見孤罾守



可道鄱魚無盡時

其二

白雪今晨亂碧波禿鶖風趕逐天鵝搶帆額仄誰家舸

逆浪爭先爾謂何

城南塘泛舟

短短桃花亦白春隔墻飛水太驚人泓洄不怕漁郎入

小小溪塘不是津

其二

野曠風驚強入舟鱗鱗浪蹙轉堪遊持杯只對雙楊樹

怪爾飛花汎汎流

春暮過洪園

峩冠白首戀金魚甲胄紅顏水竹居墻上久懸平虜劒

牀頭新置種桃書

其二

出林春笋故當門榆莢楊花亂撲樽客到剪蔬聊作饌

近城栽柳自成村

景帝陵以下五首集古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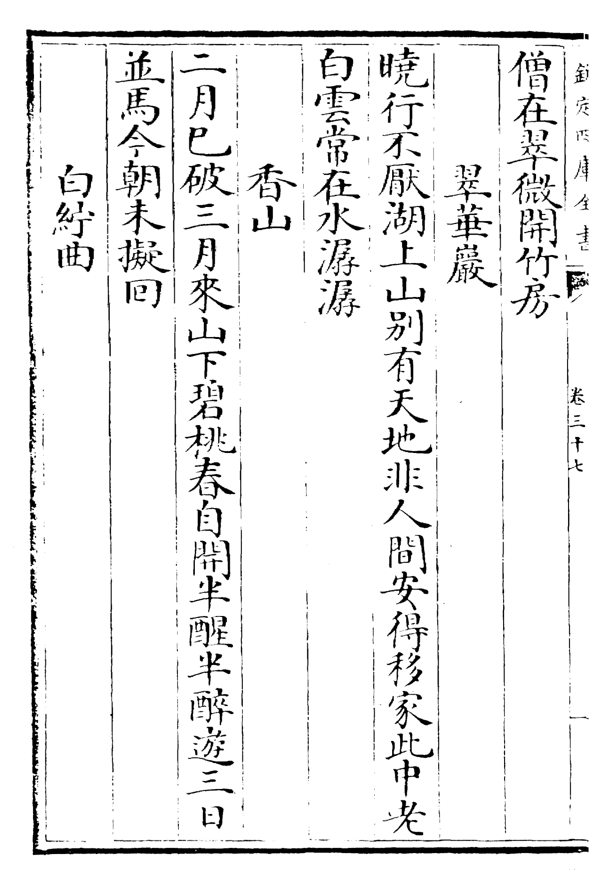
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巖樓閣風

望湖亭

輿容攜壺上翠微千家山郭靜朝暉平沙渺渺來人遠黃鳥時兼白鳥飛

功德寺

憶昔霓旌下南苑江亭晚色淨年芳重門深鎖無人到



僧在翠微開竹房

翠華巖

曉行不厭湖上山别有天地非人間安得移家此中老白雲常在水潺潺

香山

二月已破三月來山下碧桃春自開半醒半醉遊三日並馬今朝未擬回

白紵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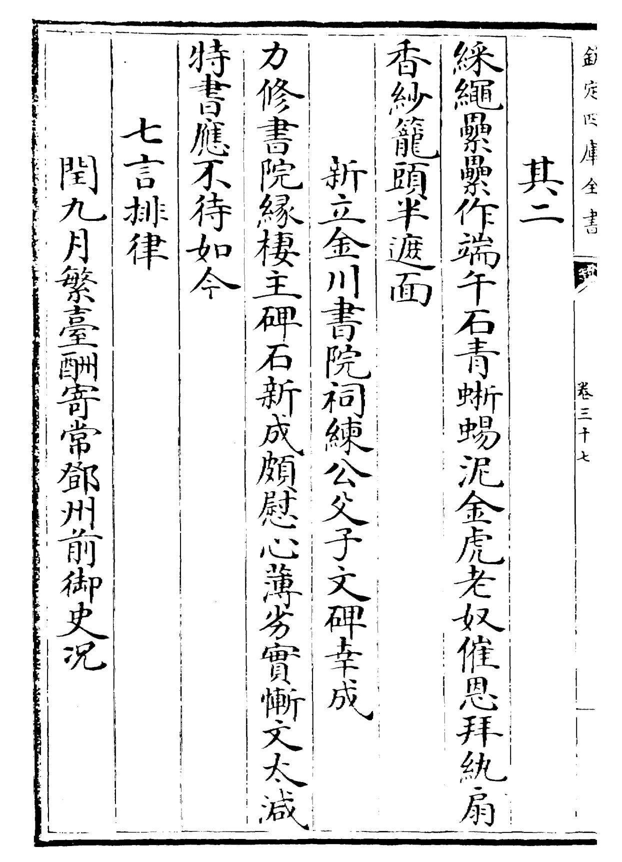
吳中女兒白紵衣薄暮横塘蕩槳歸荷花港裏無人見
驚起鸂鶒隊隊飛

秋風曲

嫋嫋秋風生渌波菱角雞頭滿御河藻間游魚不知數
荷上靈龜渾未多

端午曲二首

殿門朝涼虛縠垂菖蒲艾葉青離離千尺轆轤轉金井
氷盤薦黍鴛鴦冷



其二

綵繩纍纍作端午石青蜥蜴泥金虎老奴催恩拜紈扇
香紗籠頭半遮面

新立金川書院祠練公父子文碑幸成

力修書院緣棲主碑石新成頗慰心薄劣實慚文太減
特書應不待如今

七言排律

閏九月繁臺酬寄常鄧州前御史況

昨屬傳書寛遠憶側聞為郡解憂襟他鄉病起逢秋色
故國花香見客心三徑園莊常閴寂百年臺榭獨登臨
天晴水散荆襄急雲合山包汝鄧深州縣黄堂非爾輩
朝廷驄馬要人欽也知皂蓋熊羆軾不換烏臺獬豸簪
盡道白公如白玉終然黄霸錫黄金徵卿拜相他年事
野老扶犂望傅霖

酬何子冬日懷西峰見寄

梁城積滯心煩㸐遥憶西峰懷漢南絶頂營居只自住

緣崕捫葛與誰參北岡雪風虛多阻南澗湍回今有潭
更極扶桑長影接已偏弱水碧波涵猿啼虎嘯雖頗聒
窈曲叢篁非可探轉盼紅輪忽西没勸君福地且投簪

道逢罷豹鷹狗進貢十韻

赤豹黃羆貢上方虞羅致爾自何鄉微軀亦被雕籠縛
遠視猶聞寶絡香顯晦山林齊感激喧呼道路有輝光
名鷹側目思翺掣細犬搔毛欲奮揚隨侍近收擎鶻校
上林新起戲盧坊攫兎定蒙天一笑磔狐應使地難藏

貢官馳馬塵埋面驛吏遭箠淚滿眶南海亦曽妝翡翠西戎先已効羚羊白狼也產從遐域白雉猶勞獻越裳聖德從來及禽獸欲將恩渥示要荒

送胡主事犒廣西軍便道耒陽迎母二十韻

七年重泛楚江舲五兩飄飆過洞庭諭蜀長卿元建節平佗陸賈亦談經地從湘口分吳徼邑在衡陽對軫星此去先過杜陵院與誰同上合江亭炎花瘴草供行目猺唱夷歌引客聽鼯鼠晝啼諸峒黑野猩晴語亂峰青

蠻荆本自勤周旅南越終當繫漢庭荔浦枝窮甘蚉
梧川兵接訖雷霆威餘虎豹藜難釆血蹀鯨鯢水尚腥
俄喜御書頒内帑極知恩澤到重溟兎臨烏照誰非土
陰慘陽舒各有靈巢屋羽毛春拍拍洗天風雨晝冥冥
花明幕府頻張宴路出磨崖早續銘馬援還朝銷薏苡
馮驩傲世倚青萍蒼蒼百粤悲南狩渺渺三湘弔獨醒
夢渚鴈回書不滯武陵雲起思俱停悲傷蕙草追金勒
點綴桃花惜玉瓶若道朱絃無絶響詎應黄髪有遺刑

司徒邦計遥憐汝粉署爐香不可扃緑服便須隨緑鷁白頭同雖白蘋汀

七夕邊馬二憲使許過繁臺别業不成輙用七字句述我志懷二十韻

懶遊因病困蒙茸不獨炎天萬事慵七夕邀行䝴踴躍兩人覊絆阻迎逢大河平地濤長涌喬岳清秋霧不封次第榮途俱獬豸迂疎故國且芙蓉壯夫激烈悲遲暮執友團圞喜去冬久避鳶肩優諫諍亟推經筍冐中庸

緐臺禹廟梁王榭古寺殘碑宋代松吾企杜高名不及
汝追枚馬涕何從虛疑豪俠輕朱亥實被文章誤蔡邕
憤起鐵椎心枉費曲終焦尾意還濃不爭期約慚牛女
恐使流傳笑駏蛩末俗但知張市虎異時誰切辨衣蜂
云吁世路聊三徑敢說天門尚九重寵豈盡軒衛國鶴
畫宜偏駭葉公龍菟園卜築隣猿鳥茅屋昏晨接梵鐘
修竹鴈池雖慘慘水花雲菜固溶溶悔將朱紱抛漁艇
誓佳丹丘學老農為底回驄孤蟋蟀徒思臨沼共鯛鏞

踟躕莫畏風沙眯弔唁應愁輦路衝許過只須圖酩酊有談毋遽及徽宗

五日蔡河廢津汎集

當年錦纜帝王州此日荒津競渡遊賓客未銷梁苑氣江山聊寫汨羅愁流金赤日偏輸浪似蓋輕雲故翼舟漁聽歌鐘沈復躍燕窺舞袖去還留調氷雪藕佳人並斷艾分蒲上客酬出溜只疑天上轉泝洄真在鏡中浮陰陰暝色鳧鷖峠娟娟風香杜若洲醉裏驚闌催住槳

别船追進夕筵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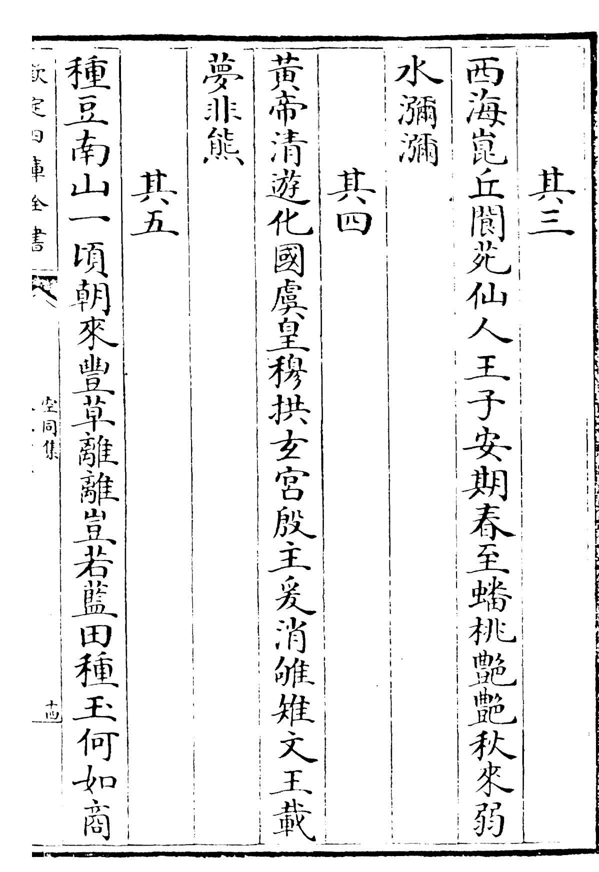
六言

漫興六首

北叟臨門種棘南翁過路鉤衣楚楚纖鱗水躍英英鷙翮雲飛

其二

鸚鵡窺籠百遍獼猴上樹千迴紫燕銜泥入室黃麇齧草登臺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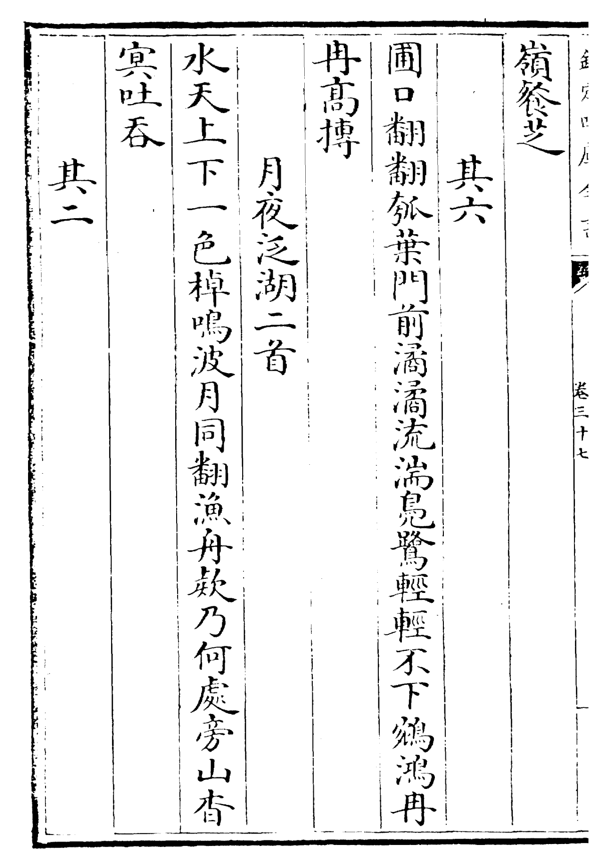
西海崑丘閬苑仙人王子安期春至蟠桃艷艷秋來弱水瀰瀰

其四

黃帝清遊化國虞皇穆拱玄宮殷主爰消雊雉文王載夢非熊

其五

種豆南山一頃朝來豐草離離豈若藍田種玉何如商



嶺簽芝

其六

圍口翻翻瓠葉門前濇濇流湍鳧鷺輕輕不下鵜鴻冉冉高摶

月夜泛湖二首

水天上下一色棹鳴波月同翻漁舟欸乃何處旁山杳冥吐吞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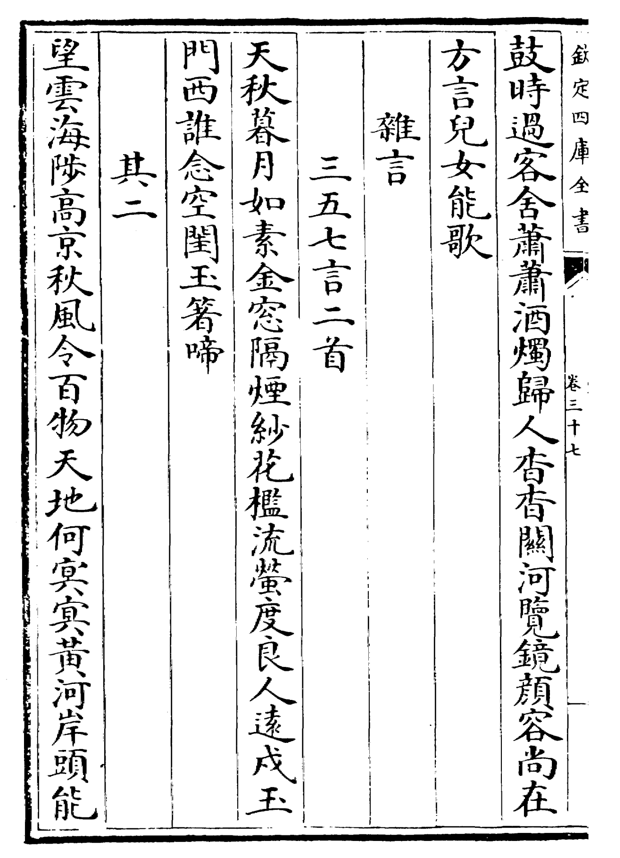
月鷺鶿飛不見遥看片帆影來雙槳如飛蕩去一道流光鏡開

明山草亭

舊業門前五柳綠橘黄柑數畝煙霞不負閒身社稷空餘白首看月天柱峰頭採藥洞庭湖口扁舟薄暮歸來疑是滄波釣叟

南康除夕

夕陽山色湖波將春夜寂風和何事隣姬獨哭誰家金



鼓時過客舍蕭蕭酒燭歸人杳杳關河覽鏡顔容尚在

方言兒女能歌

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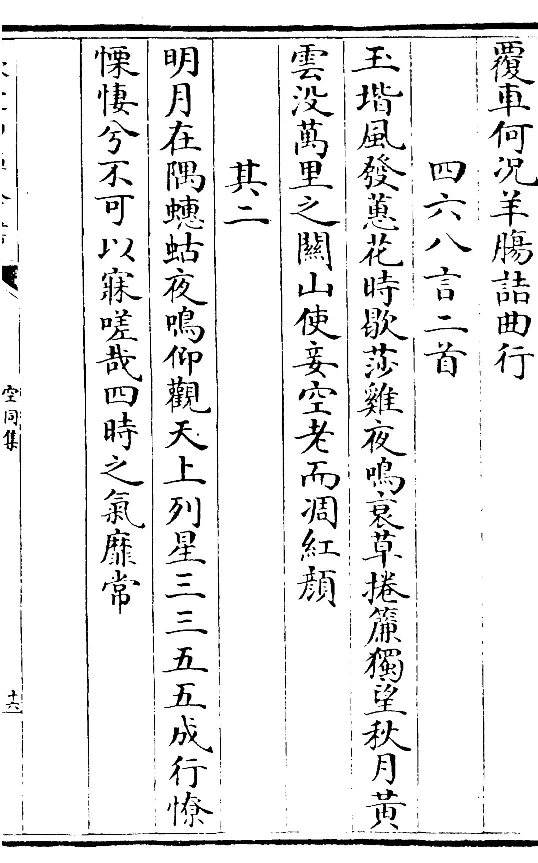
三五七言二首

天秋暮月如素金窗隔煙紗花檻流螢度良人遠戍玉

門西誰念空閨玉箸啼

其二

望雲海陟高京秋風令百物天地何冥冥黄河岸頭能



覆車何況羊腸詰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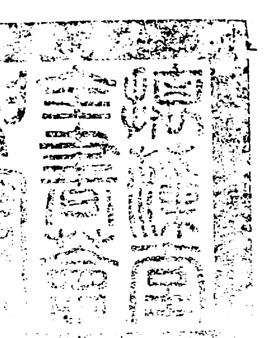
四六八言二首

玉堦風發蕙花時歇莎雞夜鳴哀草捲簾獨望秋月黄雲没萬里之關山使妾空老而凋紅顔

其二

明月在隅蟪蛄夜鳴仰觀天上列星三三五五成行憭慄悽兮不可以寐嗟哉四時之氣靡常

空同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空同集卷三十八

明 李夢陽 撰

族譜

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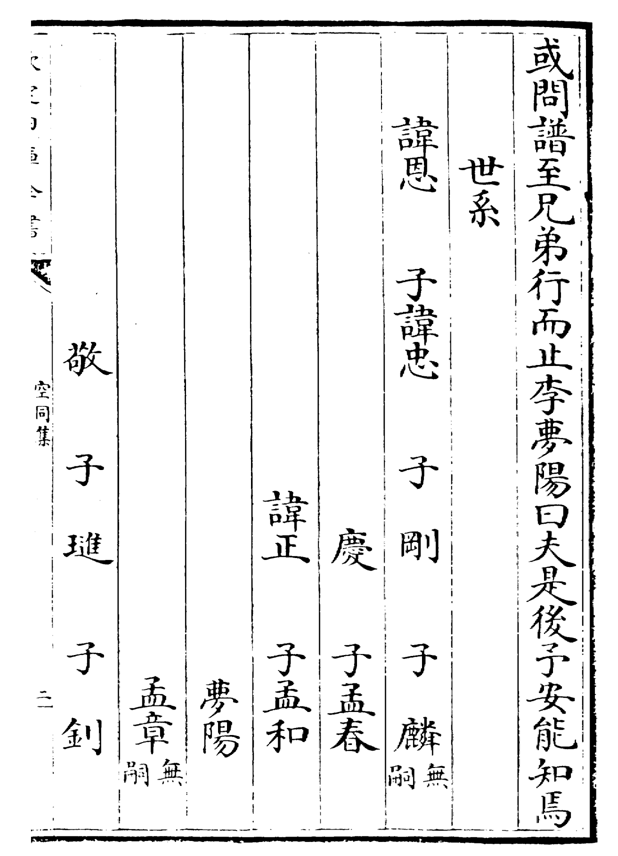
李夢陽曰往君子謂予曰歐氏譜蓋有遠胄之謬然歐蘇譜又率詳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

夫名實者不可以亡紀也子孫而不録其先人是悖亂

之行也夫李氏於吾乃亦可譜也已于是作李氏族譜夫李氏莫知所從來矣傷哉或問何故曰二孤方齔而貞義公及于難

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繼之宗者孟春乎繼别釗乎繼禰孟和乎

予聞之先輩曰國有史家有譜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要之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今人多不務實予欲觀者彷彿其咳貌故不暇忌細小



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李夢陽曰夫是後予安能知焉

世系

諱恩　子諱忠　子剛　子麟無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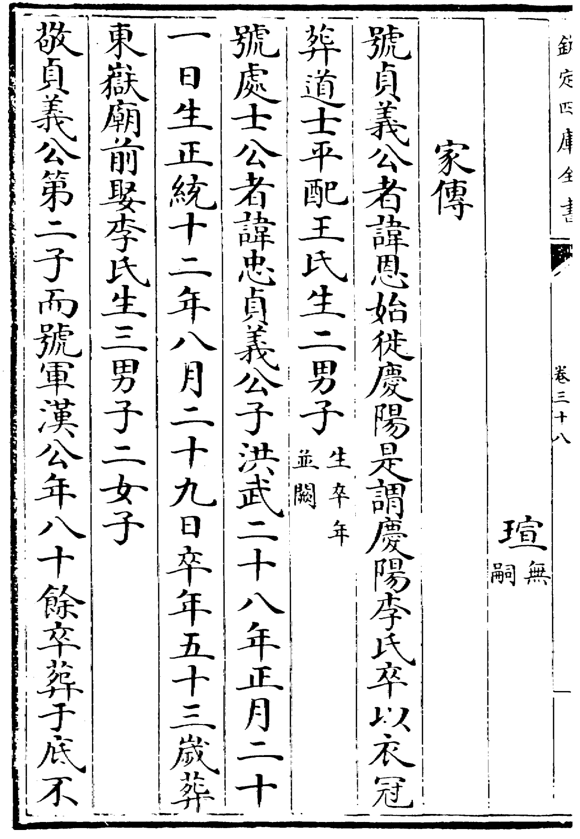
慶　子孟春

諱正　子孟和

夢陽

孟章無嗣

敬　子璡　子釗



瑄無嗣

家傳

號貞義公者諱恩始徙慶陽是謂慶陽李氏卒以衣冠葬道士平配王氏生二男子生卒年並闕

號處士公者諱忠貞義公子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正統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歲葬東嶽廟前娶李氏生三男子二女子

敬貞義公第二子而號軍漢公年八十餘卒葬于庭不

河南山地曰范家峪去城二十里所娶鄔氏范氏生二男子一女子生卒缺

剛字克剛處士公子號主文公洪熈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歲葬東嶽廟南娶王氏生一男子

慶處士公第二子號陰陽公娶劉氏生一男子生卒年並闕

號吏隱公者諱正字惟中處士公第三子為阜平縣學訓導陞周府封丘王教授卒贈承德郎戸部山東司主

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以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時生弘治八年五月十六日巳時卒年五十七歲葬城南十里所地曰高家平娶高氏生三男子三女子

璡軍漢公子年二十九歲卒葬于范家峪墓娶馮氏生一男子生卒缺

瑄軍漢公第二子為散官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娶范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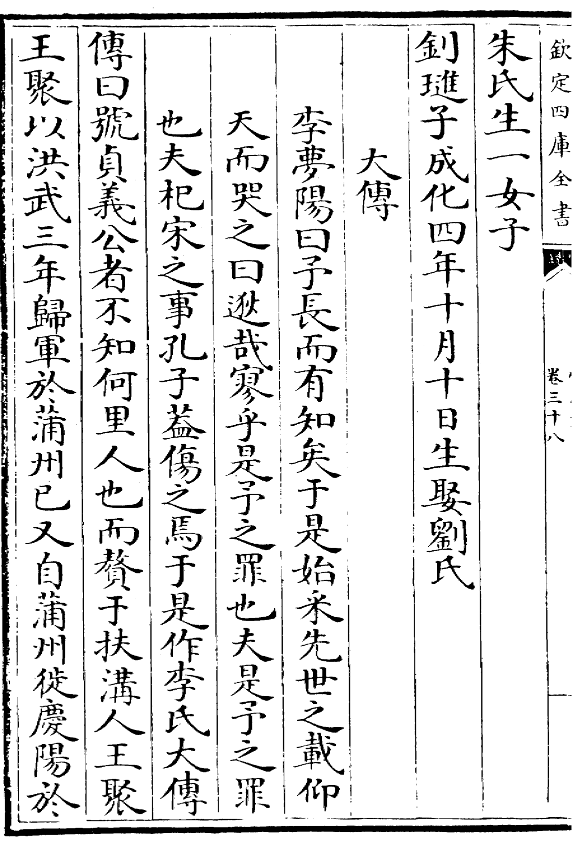
麟主文公子娶劉氏無子生卒年並闕

孟春陰陽公子成化六年正月二日生娶王氏

孟和吏隱公子字子育為散官初名茂天順五年十二月十日亥時生娶孟氏

夢陽吏隱公第二子初名萃娶左氏

孟章吏隱公第三子字汝含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午時生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子時卒年十九歲葬扶溝縣東北四十里地曰大岡大岡者王氏居也娶



朱氏生一女子

釗璡子成化四年十月十日生娶劉氏

大傳

李夢陽曰予長而有知矣于是始采先世之載仰天而哭之曰遯哉寥乎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也夫杞宋之事孔子葢傷之焉于是作李氏大傳

傳曰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于扶溝人王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陽於

是貞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于慶陽而以其弟王三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岡北兵之起也貞義公戰于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纔數歲會又失母故不逮其父聞之父老曰貞義公蓋長者也然卒不免於難云貞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以贅故是時又埰陽氏田氏為一戶而一戶四氏然予聞白溝河之役于時糧道絕人煑馬革食及啖騾馬溺已又盡殺其騾馬食之又人人相食積屍蓋若山丘焉慶陽衛有曰王指揮

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往先君謂夢陽曰貞義公沒時
處士公甫八歲云是時毋氏改為它氏室而公乃因不
之它氏食零零㑳㑳往來邠寧間學賈為小賈能自活
乃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寧州有李媪者竊瞷公異之
廼因妻以女而公即不知為同姓聞之長老曰處士公
任俠有氣人也即少時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于是閭
里人皆多處士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
中人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

處士公處士公載鹽過閭里與閭里門斗鹽及載菜即
又與閭里菜卒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卒歲不復
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為佛處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
於是佛王忠之名葢郡中矣長老曰處士之死則以田
氏子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田氏為仇家者殺處
士怒赴愬行于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
金閭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處士赴愬至
官置不理反久繫處士於是處士益發憤怨病且死仰

天呼曰天乎予何罪竟死獄中是時無問識不識咸切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蓋傷處士云爾然予聞處士葬時有地里家張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擊鷄走馬試劒即大仇醉之酒輙解顧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主文公處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為衛主文好氣任俠有父風處士公不喜厚富蓄會暴卒出穀錢家又多不還

以故日寖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主文公於是痛哭往來里門罵竊笑李氏者曰若眞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為若兄主文公嘗以事至京師有羨貲廼盡買學士家言并歷數家歸訓其二弟二弟卒各擅其業主文公頳面鬑鬑然為人強力使氣常勤里中子弟主辦事子弟毋敢後里中置酒有主文公主文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公在軍中乃私劵我産給

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我産主文公怒不言第礪利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券人覺之走主文公乃憮然曰咍此奴走矣已復大罵跳伏地死券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天寧主文生不願得屋直頃之主文蘇券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主文公夜出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處士公次子也精地理陰陽家號王陰陽陰陽公更嗜酒王氏軍故戍花馬池營陰陽公代往戍至以

數千其將將用之一日寇至將問陰陽公計安出陰陽公曰某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曰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項之驗戰果勝將大説于是尊敬陰陽公以為上客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軍卒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弄酒狎侮諸吏士奴僇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公于其將將後亦頗踈之陰陽公即又嫚罵將把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砦中為相埋然數竒中埋家康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錢

也過它陰陽埋所即未善公孰睨之曰凶乎問其家凶矣它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砦中不復請他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投川窟中項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語而不知擊巳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上人更復擊遂死陰陽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葬處嗚呼我李冒王氏者葢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復李氏云先大夫處士公子而號吏隱公吏隱公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三歲時伯氏傭

書造里籍乃伯氏不自書顧令吏隱公書吏隱公即善
造書伯氏乃大喜竒之顧反嚴吏隱公訛一字伯氏一
朴其掌久之掌墳赤公啼泣里父老見之為蘇蘇隕涕
曰夫紙易得耳奈何至是伯氏乃竊仰歎曰嗟乎吾寧
為紙惜耶乃後故稱善書者咸出吏隱公下吏隱公少
貧賤徒肫肫有至性重厚寡事辭十八九歳時從伯氏
往見邵道人道人者異人也不言見公第信兩手食指
出耳上初不解久之伯氏悟曰謂紗帽翅耶道人頷然

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議學事矣吏隱公年二十充郡學生始受籍於師日誦百千過不成誦於是諸後生咸目笑公公第誦愈益苦居歲餘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是織錦婦以色絲金鍼寶鏡貽公而公自是輙彬彬有文學矣然又獨數奇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吏隱公顧記所誦文又高故常冠諸生吏隱公嘗夢試目驗比試諸生輙叩公曰何夢即未夢公戲謂曰某目某目輙又驗諸生以為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

貢公次當行梁生棯公文高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郤其金不受人曰甚哉李君之憨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歎曰嗟乎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讓王生又踰年公廼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為阜平縣學訓導公為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閻禹錫至真定牒屬各以其徒來赴集先是御史至真定率牒屬來赴集阜平

生集則率曳翁鞋人挾煙熏帙踉蹌行見御史及見御史輙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顧脫藍衫走御史乃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自請目而公之赴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挾煙熏帙帙會割以板夾扛之行又戒毋輙自請試目稍井井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恕而督責諸學吏於是吏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其畧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違時者不明彊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

虐而鮮功昔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弗賓也而武王舍之
然武王不以其故貶王周公纉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
監殷而二叔以殷畔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
必世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陋邑
也地有栗橡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處衣鹿豕皮蒯屨
布襪挾桑弧毒矢日出射猛獸狐兎餔糜而給朝夕夫
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于茲然而科第之
事罕焉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産于其間也此天下之

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乃思以一旦變易其俗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為善變者矣且足下信賢聖然不能過武王周公莫誠善教必不能以三月之久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夫隴山有鳥其名曰鸚䳇不之久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夫隴山有鳥其名曰鸚鵡不謂其能人語也然不籠緤之不宛轉相道假以年歲鳥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緤之以制性也宛轉相道以發明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緑裳也乃輒怒曰鳥奚不人語

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
獨禮貌公公在阜平五年以母喪歸起為封丘王教授
王故機辯人也公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
笑曰是不善事王者也顧益謹王一日設醇酒大醉公
起而伺屏後令左右乃遮難公公悛悛如在王前於是
扶公出尾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齁齁睡矣王喜遇反
厚王有問公吐心對酒公公輙醉醉悛悛如前時王於
是益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

必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公曰予比殊好闊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益目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沈晦于酒然時人莫識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為貪吏貪吏殃及子孫人欲為廉吏廉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既不為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吏隱公云吏隱公方面鬚髯腹便便垂然為人德厚鮮矜代人矜代公屏負壁立終不言又不校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

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走扶牽裳行公婆娑舞歌至若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宴坐睡鼻齁齁如雷已不更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寡聞者道邪然予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于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履行嘗夜行歸雪甚廬蕭然無煙也禮曰傷哉貧也令子孫豐衣足食日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也則以吾母高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行無何道病輿行抵慶陽舍興教寺頃之卒王聞訃

痛踊泣數行下使使來賻且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

載

曰璡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日大寒軍漢公子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臥地上致疾卒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三歲而喪母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嘆曰弟之死蓋傷予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時吾家有吉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使瑛以羊酒來

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産故曰周張秦俗呼絶乳子爲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隆起髮際名爲伏犀七八歲時猶啖乳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打毬綴幡騎竹馬羣兒莫先也弟又好舔竿擊撲蟬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後父母歿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黄冠人遊其伯氏見其日與黄冠人遊怒駡之曰夫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今傳汝汝

奈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悅也於是閒說之曰夫人生曰劻劻勷勷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豢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曰劻劻勷勷與利名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屣不知生死言旦暮難保也夫神仙黃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汩爾之形不摇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

必得者也乃令汩汩以死効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

曰夫子日見䝁豢軒冕者于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

也夫仙庸其有予弟對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越尋

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分也

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與雞鴨等伍已矣

伯氏不能奪其說廼問曰夫黄白之事亦可為予弟對

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肴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

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黄金黄金成而可以為長

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黄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為責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依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覘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廼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廼日思高翔

遠舉以遺世絶粒此㓕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殖
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導民為奸者也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朝饔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
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芻豢
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
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以為戕我則必盡除天
下君臣父子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復
再言神仙黃白之事顧嘐嘐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烏

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行也弟為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恒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覩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偃術其亦弗祥也已矣弟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弟屛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第索火瓦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絶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

李子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于

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祖蹶厥家若厥

土為山金出於沙鵬急振窮視如泥沙䜿仇殞躬寃乎

寃乎為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鬸育孤固窮安節李

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於天孤胡

絶不祜仲驕矜能載殞厥身亦卒不信我父砥行茹毒

允基允耀而弗禄弗考於惟母氏艱貞起厥家佐夫敬

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子孫茹甘策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即論諸家世享不逮宼已汝含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苗而不秀又何故矣

外傳

王氏貞義公扶溝王聚女改適

李氏處士公寧州李媪女諱曰綿是曰李夫人李夫人訥訥寡言好顧喜坐竟日請飲食則飲食生洪武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卒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年

八十一歲寡節𧇊三十三年云墓在底不河北山與十五里堡直而稍西

鄢氏范氏並軍漢公並葬范家峪墓生卒缺

王氏主文公葬西河岸岸崩今無冢生卒缺

劉氏陰陽公葬赤城廟旁生卒缺

高氏吏隱公諱曰慧贈安人又贈宜人是曰高夫人高夫人赤城高家女父曰高成母曰劉媪劉媪故居小十字街生夫人生六月初我大父有養女即高族女曰朝

華將贅壻大置酒會有劉媼劉媼抱夫人往我大父見之大驚曰安得此福女闊面大耳者因求劉媼聘吾父及期吾家貧乃徒以酒肉往請期劉媼怒數破酒擲肉不得請久之或說劉媼曰而女終不聘予劉媼悟於是乃具粧奩送夫人歸夫人歸居無何貧愈甚夫人無怨言乃獨曰此天也先大夫出務學夫人則豢賣雞豕及酒醋佐先大夫學及時時負薪水行人見之率憐苦夫人夫人弗苦也然夫人性至嚴重好鞭笞僕奴雖家人

嗃嗃而蒸蒸無間言貴有婦矣然猶日視米鹽零碎物及酒食與雞馬食即與雞馬食不肯妄用粟至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周濟之此雖其小細可以觀大德焉夫人生正統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子時卒弘治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巳時年五十四歲祔葬高家平墓卒後數年而有封錫之命

馮氏璡改適

范氏名葱瑄景泰六年九月九日生

劉氏麟改適

王氏孟春成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生

孟氏孟和阜平人天順七年二月五日生

左氏夢陽

朱氏孟章改適

曰海處士公女適任昌

曰喜處士公第二女適黄景

曰智軍漢公女適張某

曰香吏隱公女適曹經

曰真吏隱公第二女適王璽

曰三姐吏隱公第三女生成化六年七月十五日卒成

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年十八歲葬于開封府東門

東門者宋門也

譜序

李夢陽曰夫君子述事必有所由從於是作例義

第一譜以明世于是作世系第二夫永短行窮異

數於是列名諱生死之紀作家傳第三然死者要用其本末于是作大傳第四子觀記有外戚焉家國一道于是作外傳第五然必列序本旨于是作譜序第六

按氏族李氏肇自帝顓頊顓頊有曽孫曰咎繇為理官因姓理氏咎繇裔孫有曰理利貞者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於是更姓李氏其後枝葉布散徧中國至周則有藏室吏曰李伯陽或曰伯陽母居李樹下生伯陽伯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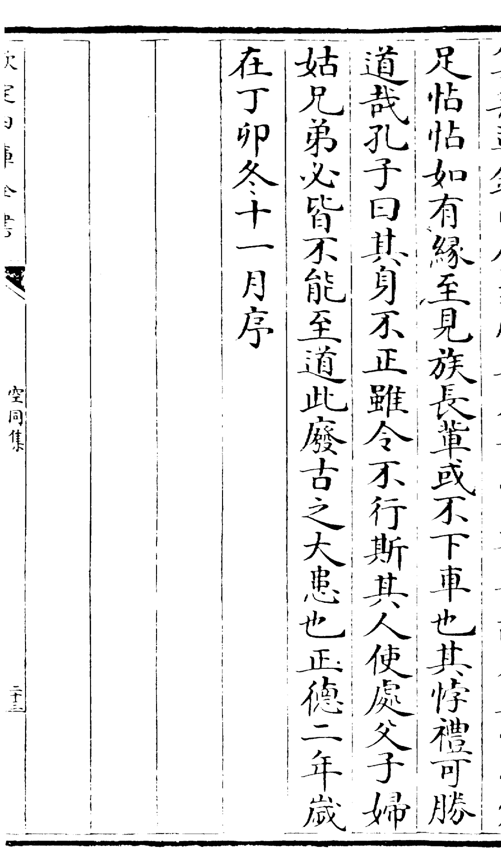
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為我姓故姓李名耳此其言不足據至漢則有隴西趙城之李最顯著諸李莫敢稱並隴西之後生唐高祖是後枝葉愈繁布徧天下然無專著姓如隴西趙城者廼後不知何自有貞義公貞義公有曾孫曰夢陽

李夢陽讀詩至伐木行葦諸詩未甞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先王之于人也夫建利以定義品制行矣九族有章五服經矣踈踈而親親冠履既著等威異矣于是

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是故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由此觀之同異著矣嗟乎非先王孰能為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講人私其所幸好心志乖僻無據忌忮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姑反脣而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擊矣當是之時人心如豺虎據食則露齗相爭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專利者無親亡義罔上則人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下縉紳學士有意於合族者不尠然要之出于躬親為

當故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此豈聲音笑貌者耶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世無慘痛惻怛之實及若郭崇韜拜他人墓為祖即使有合族之志體先王燕享之文制為飲食會聚使其相周卹慶唁其子孫能盡遵不邪且崇韜以為王侯將相果有種乎子為是懼令譜傳第釆其事實欲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操與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君何殊及孫

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耻居門下此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幹大則枝斜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子孫竟安如哉然世俗恒愛其子孫不富貴余甚悲焉今高車駟馬功名著于春秋積金丘土者豈少也然至于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懸鶉出本於昆弟



算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游日歌舞故見尊官豪賓足怗怗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不下車也其悖禮可勝道哉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廢古之大患也正德二年歲在丁卯冬十一月序

空同集卷三十八